

远嫁十余年，她尝过甘与苦

从海边到山里，想家时偷偷开一罐呛蟹吃

□记者 刘慧静 整理

倾诉人：小美（化名）
倾诉时间：6月20日

小美是舟山岱山人，2012年嫁到了四川。

想起十多年前出嫁那天，小美的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她爸在一旁，沉默着一根接一根抽烟。她拖着两个箱子上了大巴，箱子里装着鱼干、虾皮、紫菜，还有一罐妈妈自己做的呛蟹——她说四川是内陆，吃不到正宗海鲜，想家的时候就吃一口。

那时候，小美觉得自己是为爱奔赴的勇士。十几年过去了，“勇士”终究变成了能吃最辣的火锅、却在每个想家的夜里偷偷开一罐呛蟹的中年女人。

吃不到海鲜很“要命”

这事听起来好笑，但对舟山人来说，真的要命。舟山人一天不吃海鲜，就浑身不对劲。婆婆家在四川一个县城里，出门就是山，大点的菜场要开十几分钟车。菜场里的海鲜，一看就是冻了不知多久的，黄鱼眼睛都凹进去了，带鱼硬得像铁片。

我买过一次，回家蒸了，咬一口，腥得我直犯恶心。婆婆看我不吃，皱着眉说：“这鱼好好的，你咋不吃？”

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，舟山人吃的黄鱼，是当天从渔船上卸下来的，眼睛是亮的，肉是有弹性的。想吃海鲜的时候，我只能打开我妈寄来的呛蟹，一个人躲厨房里吃。

很多时候，我都很想念东港的海风，想念沈家门的夜排档，想念我妈做的红膏呛蟹，想念我爸每天早上买来的新鲜带鱼……

婆婆的生活习惯与我不同

我婆婆是地道的农村妇女，50后，一辈子没出过四川。她的很多生活习惯都与我不同。

先说剩菜。婆婆有条铁律：剩菜不能倒。不管剩多少，下一顿热一热继续吃。有一次，我倒了一盘隔夜青菜，被她看见了，心疼得不行：“这菜好好的，倒了多可惜！”我说：“妈，隔夜菜亚硝酸盐高，吃了对身体不好。”她听不懂什么叫亚硝酸盐，但她听懂了我在说她的菜不好。那天晚饭，她没跟我说话，饭桌上的气氛非常冷。



AI制图

最让我崩溃的，是带孩子。孩子还很小时，我给他穿了件薄棉袄，婆婆看见了，脸一下子拉下来：“穿这么少，冻着了怎么办？”然后翻出一件棉袄，厚得像棉被，把孩子裹成了球。结果，孩子捂出了一身湿疹，红通通的。我带去医院，医生说就是穿太多了。回家时，我将医生的话一说，婆婆觉得很委屈，她说自己辛辛苦苦帮忙带孩子，还要被嫌弃，“你让你妈过来带呀，我还不想受这个罪呢！”

我当时也急了，声音大了些：“你以为我不想自己妈妈带吗？你以为我想嫁这么远吗？”那一刻，我老公从房间冲出来，看看我，又看看他妈，最后无奈地说了句：“都少说两句。”

都少说两句。起初听到这五个字，我感到心寒。但后来我想通了。他不是不站我这边，他是不知道怎么站。夹在最亲的两个人中间，他能做的就是让大家都少说两句。而我也告诉自己，有些事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日子才过得下去。

不得不与过去的一切割裂

这个苦，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因为它不像婆媳矛盾那样有具体的事件，它是一种慢慢渗进骨头里的空。

远嫁，首先意味着你把自己连根拔起了。我在舟山生活了26年。

我知道东港哪家排档的梭子蟹最肥，我知道沈家门哪条巷子的鱼丸最正宗，我知道哪个阿姨会在端午节给我塞粽子。我有从小玩到大的闺蜜，有随叫随到的发小，有去医院能帮我排队的老同学。

这些嫁到四川以后全部清零。刚来时，我连菜市场都找不到。婆婆让我去镇上买菜，我开着导航绕了三圈，愣是没找到那个菜场。那一刻，我站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路口，周围全是听不懂的四川话，突然觉得自己像个被丢到外星球的人。

方言也是一道墙。四川话我听了十多年还是似懂非懂，更别提说了。有一次孩子发烧，我抱着孩子去医院，急得跟医生比画了半天，最后还是老公打电话远程翻译。

我的朋友圈，从舟山的海变成了四川的山。以前周末约闺蜜喝咖啡、逛东港，现在周末就是带孩子、做家务、听婆婆念叨。我在舟山的闺蜜群还在，但她们聊的事情，我已经插不上嘴。慢慢地，我不怎么说话了。不是不想说，是觉得说了也没用。

吵架时的孤单无人诉

最苦的，是吵架的时候。我跟老公也会吵架。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鸡毛蒜皮的事。有一次，我们因为孩子上小学的事吵起来了，我说要上好一点的，他说没必要花那个钱。吵着

吵着，我火气上来了，摔了一个碗。

他也火了，说了句：“你要是不满意，你回舟山去啊。”这句话一出来，我整个人像被浇了一盆冰水。我能回哪儿去？孩子在四川读书，我的工作也在四川，我怎么回舟山？

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，想给我妈打电话。拿起手机，看了一眼时间——晚上11点。我妈肯定睡了。就算没睡，我能说什么？说我跟老公吵架了？说了又能怎样。她帮不了我。她连我住在哪条街上都不清楚。

我把手机放下了，一个人坐到凌晨一点。

这就是远嫁女人最深的无奈——你明明有最亲的人，但在你最需要的时候，他们够不着你。

有所失，当然也有所得

当然，远嫁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。

在舟山的时候，我是那种遇到事第一反应就打电话给我爸妈的人。灯泡坏了，叫我爸；生病了，叫我妈；跟男朋友吵架了，摔门就回家。现在，亲人朋友不在身边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自己也能扛事。

家里水管漏了，我自己修；孩子打疫苗，我自己排队；跟婆婆有矛盾，我自己想办法化解。我不再是那个遇到事就想回家的小姑娘了。远嫁这件事，像一把刀，把我身上那些娇气和依赖全削掉了，露出来一个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的、坚强的自己。

没有了退路以后，婚姻反而过得更扎实了。还有，我逃离了舟山那边七大姑八大姨的催婚催生和人情往来走动。在四川，没人认识我，没人管我几岁生孩子、生几个。这种清净，对我来说是奢侈品。

但你问我后不后悔？说实话，有时候后悔，但大多数时候也不后悔。

老公还算是一个让我觉得值得托付的男人。他知道我想家，所以每年过年都陪我回舟山。他知道我不惯婆婆做的菜，每个月至少会带我出去吃一顿不那么正宗的海鲜解馋。他知道我跟婆婆之间有矛盾，他会说：“我知道你委屈，但她是我妈，你多担待。”

我担待了，因为他也在担待我。他一个四川人，跟着我学吃呛蟹，学着用舟山话跟我妈视频。虽然说得四不像，但我妈每次都笑得合不拢嘴。

对我而言，远嫁这件事，就是从海岛搬到了山里。海风变成山风，海鲜变成腊肉，舟山话变成四川话。你失去了很多，但也得到了一些。关键是身边那个人，愿不愿意陪你一起适应。

他愿意，我就愿意。

此刻孩子睡了，婆婆也睡了。我打开微信给我妈发了条消息：“妈，呛蟹吃完了。”

我妈秒回：“等着，妈明天就给你寄。”

我笑了。眼眶有点湿。

如果您也有远嫁或远娶的故事，请致电晚报110热线（2828110），我们将用心倾听。